



主编 / 邢 涛

分册主编 / 龚 勋

国际大奖得主 儿童文学名作大赏

INTERNATIONAL AWA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荣誉的前奏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国际大奖得主
儿童文学名作大赏

INTERNATIONAL AWA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荣誉的前奏

主编 / 邢 涛 分册主编 / 龚 勋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荣誉的前奏 / 龚勋主编.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6.1

(国际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名作大赏 / 邢涛主编)

ISBN 978-7-5536-3734-1

I .①荣… II .①龚…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2543号



| 国际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名作大赏 |

荣誉的前奏

rongyu de qianzou

主 编	邢 涛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分册主编	龚 勋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设计制作	北京创世卓越文化有限公司	印 张	9
		字 数	180 000
责任编辑	胡献忠 荀志和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责任校对	余理阳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印务	陆 江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3734-1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定 价	19.80元
地 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 编	310013		
网 址	www.zjeph.com		

本书中参考使用的部分文字，由于权源不详，无法与著作权人一一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稿酬，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请著作权人见到此声明后尽快与本书编者联系并领取稿酬。同时，如遇质量问题请与我们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 52780229

前言

FOREW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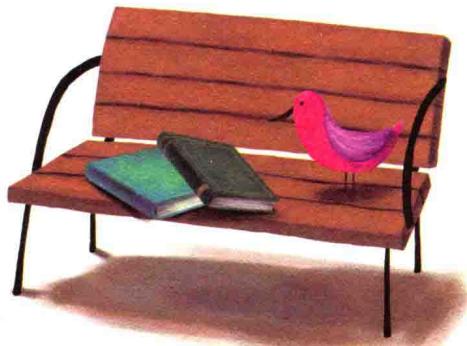
享读文学大师的智慧精华，
感悟最高品质的文学滋养！

英国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曾说：“生活中没有书籍，就好像世界没了阳光；生活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了翅膀。”由此可见，书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书籍更是他们最佳的精神食粮。读好书，不仅能开拓孩子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知识，让他们在浩瀚的书海中体会世界的宽广、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价值，还能让他们在不断的体会和思考中练就博大的胸怀，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为了让孩子享读文学大师的智慧精华、品悟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我们精心编写了《国际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名作大赏》这套

书。本系列共有六本书，分别为：《一枝给艾米丽的玫瑰》《荣誉的前奏》《第一次的茉莉》《乐园里的不速之客》《皇帝与小姑娘》《音乐会上的咳嗽》。每一本都精选了诺贝尔文学奖、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等国际文学大奖得主的优秀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包括短篇小说、优美散文、精品诗歌、奇妙童话等，以期培养孩子国际化的审美眼光，并让孩子从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感受语言文化的魅力，汲取故事中的正能量！

另外，为了进一步帮助孩子们理解作品中的思想精华，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我们还设置了“读感悟”的栏目，并配以精致优美的插画，希望能给孩子们带去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开启一段高品质的阅读之旅吧！



目录

CONTENTS



- 001 红蚂蚁 [法国] 让·亨利·法布尔
- 012 罗曼·卡布利斯(节选) [法国] 埃克多·马洛
- 022 我的朋友阿尔丰斯 [法国] 阿纳托尔·法朗士
- 029 英雄 [印度]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 034 荣誉的前奏 [法国] 罗曼·罗兰
- 045 到西部去 [美国] 罗兰·英格斯·怀德
- 055 竹叶 [日本] 川端康成
- 060 桥畔的老人 [美国]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066 穿墙记 [法国] 马塞尔·埃梅

076 风之王(节选) [美国] 玛格莉特·亨利

084 埃米尔是怎样把小伊达升到

旗杆顶上的 [瑞典] 阿·林格伦

094 骑大海龟的小男孩 [英国] 罗尔德·达尔

102 山居岁月(节选) [美国] 珍·克雷赫德·乔治

108 冰窟救鹅记 [俄罗斯]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118 狡猾的小猪 [法国] 皮埃尔·格里帕里

124 勇敢的裁缝 [德国] 雅诺什

128 我的好友菲利普 [美国] 贝特·格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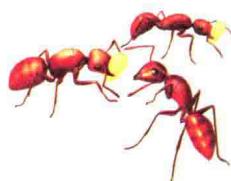
国际大奖 | 国际大奖作品书系 | 让·亨利·法布尔

法国著名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作家。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不仅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学术论著，还曾编写过化学、物理学教材，在诗歌方面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不过，法布尔作品中地位最重要、广为世人所知的还是《昆虫记》。他穷毕生之力深入昆虫世界写就的这部“昆虫的史诗”，不但展现了他在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同时还向读者展现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他也因此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

法布尔一生虽著述颇丰，但直到50多岁，他的科学成就才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1889年，法布尔获法国学士院最高荣誉奖——布其·得尔蒙奖；1905年，获法国学士院颁发的吉尼尔奖。1910年，法国文学界推荐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诺贝尔奖委员还未作出决定，法布尔就与世长辞了。



红蚂蚁



[法国] 让·亨利·法布尔

鸽子能够从几百里远的地方返回它的鸽棚，远去非洲过冬的燕子总能在春天返回旧窝定居，外出采蜜的蜜蜂也总能准确无误地飞回自己的蜂房……那么昆虫呢？小小的蚂蚁在认路上又有多大能

耐呢？就让我们看看霸道的红蚂蚁是如何认路的吧！

说红蚂蚁是蚂蚁族里的霸王一点儿都不为过。它们不擅长哺育儿女，不会寻找食物，哪怕食物就在身边也不知道去拿，它们吃饭、做家务必须有佣人侍候。它们喜欢抢劫不同种类的蚂蚁邻居，将人家的蛹运到自己窝里，等到蛹皮裂开后，就成为自己家中的佣人。



炎热的六七月，我总会在下午看到成群结队的红蚂蚁从它们的兵营里出来，开始远征。蚁队有五六米长，假如路上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它们会始终保持队形。然而，只要发现有蚂蚁窝的迹象，领头的前排红蚂蚁便会停下来，散成乱哄哄的一堆，其他蚂蚁大步赶上，蚁群变得愈来愈密集。一些侦察兵被派了出去，若证实有误，队伍便继续前进。这伙强盗从园中小径穿过，消失于草地里，一直在盲目地寻找着。终于找到了一个黑蚂蚁的窝，红蚂蚁一窝蜂地向黑蚂蚁蛹的宿舍冲去。这时，在地下城市的门口，黑蚂蚁保护着它们的财产，红蚂蚁使劲儿抢夺。双方力量悬殊，红蚂蚁很快取得了胜利。它们每人用大颚咬住一只襁褓中的蛹，匆忙打道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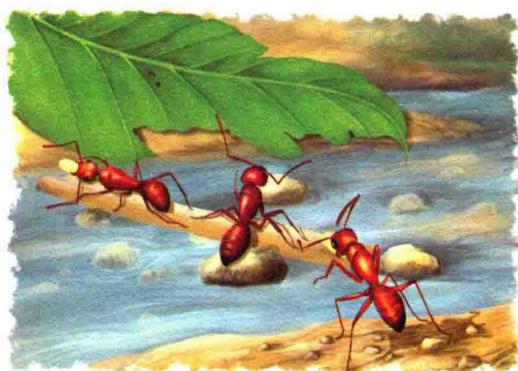
抢劫蚁蛹的这伙强盗会去多远的地方实施抢劫，要看附近是否



有黑蚂蚁。它们有时只要走十几步路，有时要走五十步、一百步，或者更远。只有一次，我看见过红蚂蚁远征到花园以外的地方。这些红蚂蚁翻过四米高的花园围墙，一直爬进远处的麦田里。对于这支前进的蚁队来说，走什么路都无所谓：光秃的土地、浓密的草坪、枯叶堆、乱石堆，它们都能穿过。然而，不管去时的路多么曲折难走，回来的路都肯定是去时所走的那条路，即使这样会使它们危险万分，它们也不会改变路线。

有一天，我发现它们在池塘砌栏边排着队前进，前一天我刚把池塘里的两栖动物换成了金鱼。当狂劲的风吹过，整整几列士兵都掉进了水里。金鱼快速游过来，张开大嘴将落水者吞了下去。蚁队还没有越过天堑就牺牲了许多，我心想，它们回来时肯定会换另一条路，绕过致命的悬崖。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带着蚁蛹的队伍返回时仍然走这条危险的路，金鱼第二次得到天赐的食物：蚂蚁和它的猎物。总之，蚁队宁愿再一次被大量消灭，也不愿换一条路线。

红蚂蚁这样做肯定是因为远途长征，左兜右转，如果不走同样的路就很难找到家的缘故。爬行毛虫从窝里出来，为了寻找更合胃口的树叶爬到另一根树枝上时，



会在走过的路上织条丝线，然后靠这条丝线返回窝。这就是昆虫在远足时为了防止迷路所使用的最基本的办法。

由原路返回住所这点可以证明，红蚂蚁回家的办法很有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不是模仿了爬行毛虫的办法呢？当然，它们不可能在路上留下指路的丝线。那么，它们是否会在路上散发某种气味，比如某种甲酸味，然后通过嗅觉来为自己指路呢？人们大多同意这种看法。

据说蚂蚁是靠嗅觉指路的，而这嗅觉器官好像就在它们不停摆动的触角上，对此我并不急于赞同。我希望用实验证明红蚂蚁并非靠嗅觉指引方向。我找了个助手，她没我这么忙，她就是我的小孙女露丝。对于我跟她谈的关于蚂蚁的事，这个调皮鬼非常感兴趣。

露丝对于自己小小年纪就为科学这位贵夫人效劳感到非常自豪，满脑子充满了神圣的责任感，因此，在天气好的时候她便跑遍花园监视红蚂蚁。露丝事先准备了白色小石子，看到蚁队从兵营里出来，

便紧跟其后，在蚂蚁走过的路上隔一段距离撒下一
点儿石子。等露丝叫我过去时，红蚂蚁





们正带着战利品沿着用小石子标出来的那条路线返回。回窝的距离有一百多米，因此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策划实验。

我拿起一把大扫帚，将蚂蚁经过的路扫得非常干净，这等于把地表的细尘土全都换掉了。假如原来的尘土中有什么气味的话，现在换掉了，这可能导致蚂蚁晕头转向。我没有把整条路都清扫干净，而是只扫了四小段，每段之间相距几步远。

当蚁队来到切割开的第一部分时，显然非常犹豫，有的后退又回来，再后退，有的徘徊不前，有的跑到侧面，似乎要绕过这块陌生的地方。蚁队的先头部队先是聚成一个小小的蚁团，接着分散开来，然而，后续部队在这障碍物前越聚越多，堆成一团，乱哄哄的，不知所措。不过最后，它们或者直接走过或者从侧面绕着，都回到了原路上。尽管我设置了圈套，红蚂蚁仍然沿着原先用小石子标的路线回到了窝里。

实验好像说明嗅觉在起着作用，因为在道路切割开的地方，它们都表现出犹豫不决。红蚂蚁之所以能够从原路回来，这也许是扫帚扫得不彻底，仍有一些有味的粉末留在原地的缘故。因此，在赞成或



反对嗅觉的作用之前，必须去掉一切有味的材料，在更好的条件下重新进行实验。

几天后，我仔细地制订了计划。露丝很快就告诉我红蚂蚁出洞了——这是我早就料到的，因为在六月闷热的下午，尤其是暴风雨即将来临时，红蚂蚁很少不出发远征。在红蚂蚁走过的路上仍然撒着石子，撒在我选定的最便于实现我的计划的地方。

在池塘的一个接水口上接着一条用来给园子浇水的管子，我将阀门打开，这水流有一大步那么宽，长得好像没有尽头，红蚂蚁的路被汹涌的急流冲断了。就这样，我用大量的水把红蚂蚁的路冲洗了将近一刻钟。当红蚂蚁抢劫归来走近这儿时，我将水的流速放慢，减小水层的厚度，以免它们太费劲。假如红蚂蚁必须走原路，那么，这就是它们所要跨越的障碍。



红蚂蚁犹豫了很久，之后便踩着露出水面的卵石走进了急流。那些最勇敢的红蚂蚁很快被流水卷走了，然而，它们没有把猎获的东西丢掉，而是随波逐流，又到了河岸边，重新寻找可以涉水渡过的地方。地上有几根麦秸被水冲得到处都是，这就是红蚂蚁要走上的摇摇晃晃的桥，一些橄榄树的枯叶成为搭载乘客的木筏。在最勇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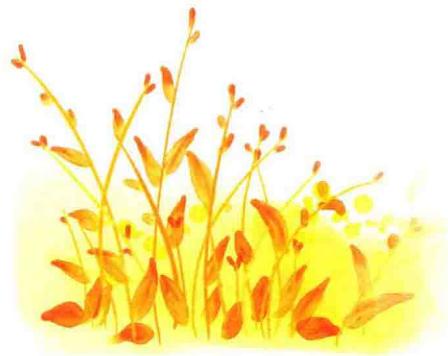
中，有的靠自己跋涉，有的靠着好运气，什么过河工具也没有用就到达了对岸。

我看到，有的红蚂蚁被水流带到离岸边两三步远的地方，它们好像迫切地想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过，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时，没有一只红蚂蚁将它的战利品丢掉，它们宁死也要守住战利品。最终，它们勉强渡过了急流，而且是沿着规定的路线渡过的。

这之前不久，急流将地面洗干净了，而且在红蚂蚁渡河的过程中始终有新水流过，我认为在这场急流的实验中，路上的气味问题基本可以排除了。假如路线上有甲酸的味道，在我所设置的条件下，红蚂蚁的嗅觉是无法感觉出来的。现在，我们用另一种更强烈的，而且我们能够嗅出来的气味来进行实验，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第三个出口处，我在红蚂蚁要走的道路上用几把刚从花坛里采下来的薄荷擦了擦地面。在路的不远处，我盖上薄荷的叶子。红蚂蚁返回时经过这些地方，对于擦过薄荷的区域并没表现出担心，而在盖着叶子的区域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就走过去了。

经过急流洗涤路面和薄荷改变气味的这两次实验之后，我觉得嗅觉指引红蚂蚁沿着出发时走的路线回窝的说法可以排除了。接下来



还有一些测试会彻底让我们明白这一点。

现在，我不再对地面作任何改变，而是在路中央横铺着几张大大的报纸，用几块小石头压住。这个“地毯”完全改变了道路的外貌，但对路上的气味一点儿也没有破坏。结果是，在这“地毯”前，红蚂蚁比面对我的其他一切诡计，甚至面对急流，都显得更加犹豫。它们试了多次，进行各方面侦察，不断尝试前进和后退，最后才冒险走进这个陌生的区域。它们最终从铺着报纸的道路穿过，队伍又恢复行进了。



另一个圈套在稍远处等待着红蚂蚁。我用一层薄薄的黄沙铺在一段路上，而这块地原本是浅灰色的，仅仅这种颜色的改变就会让红蚂蚁手忙脚乱一会儿。它们像在报纸前那样犹豫不决，不过时间并不长，这个障碍最终跟其他障碍一样被越过了。

我的沙路和纸路并没有消除路线上的气味，既然红蚂蚁在这些沙路和纸路前都表现出同样的犹豫不决和止步不前，那么，很明显并非嗅觉而是视觉帮助它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因为每当我试着改变路的外貌——用扫把扫地，用水流冲地，用薄荷叶盖住地面，用报纸铺在地面上，用跟地面不一样颜色的黄沙截断道路，红蚂蚁回家的队伍总会停下来，不断地尝试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是的，是视觉，不过它们近视得很严重，只要移动几块卵石，它



们的视野就会发生改变。由于这视力十分狭隘，几张报纸、一层薄荷叶、一层沙，甚至更微小的改动，就会使原来的地貌在它们眼中变得面目全非，于是想尽快带着战利品回家的队伍会焦虑不安地在这陌生的区域前停下来。它们之所以能最终通过这些可疑的区域，是因为在反复尝试的过程中，有几只红蚂蚁认出前面有些地方是它们熟悉的，而别的蚂蚁相信这些视力好的同伴，便紧跟其后走了过去。

假如这些红蚂蚁不具有对地点精确记忆的能力，那么，仅凭这视力是不够的。红蚂蚁的记忆力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它跟我们的记忆力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对于这些问题，我只需用几句话就能够说明，对于到过一次的地方，红蚂蚁会十分准确地记住并且记得很牢，这是我多次观察之后得出的结论。

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这些红蚂蚁从被抢劫的黑蚂蚁处获得的战利品太多，以至这支远征军无法一次搬运，那么在第二天或两三天后，第二次远征多半将会展开。这一次，队伍不会再沿途搜寻了，而是直奔有许多



蛹的黑蚂蚁窝，并且仍然走曾经走过的同一条路。

我曾经用小石子沿着红蚂蚁两天前走过的那条路设置路标，结果惊奇地发现：这些远征的红蚂蚁真的沿着我的石桥墩从这儿走到那儿，它们走的确实是同一条路。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难道可以认为散布在路途上的气味仍然存在吗？没有人敢这么说。因此可知，是视觉和对周围环境的记忆力指引着这些红蚂蚁，而这记忆力强得可以把印象保留到第二天甚至更久。正是这忠实的记忆力引导队伍穿过各式各样的高低不平的地面，正确地走上跟前一天相同的路。

假如这地方不认得，红蚂蚁会怎么办呢？除了对环境的记忆外，红蚂蚁是否具有在小范围内识别方向的能力呢？它是否能返回它的窝或与正在行进的部队会合呢？我注意到，这支抢劫军团并没有将花园的各个部分都搜寻一遍，它们最喜欢探测的是北边，在南边很少看到它们的身影。正因为如此，它们对花园南边这一部分即使不是完全陌生，至少没有北边那么熟悉。了解这一点后，我们研究一下红蚂蚁在陌生地方是如何行事的。

我站在蚂蚁窝附近，当部队捕猎归来时，我在一只红蚂蚁跟前放了一片枯叶让它爬上来。我没有碰它，只是将它带到离连队两三步远的地方，

